

汉语韵律如何影响词汇发展

——以双音节词为例

许红菊 吴 慧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中国 无锡 214121;江西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中国 南昌 330022)

摘 要:汉语词汇的发展与修辞关系密切,词义的演变、新词的产生以及词语形式的替换等等很多都是在修辞的作用和影响下发生的。以双音节词的发展为例分析积极韵律修辞和消极韵律修辞在词汇发展中的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探知汉语韵律因素影响词汇发展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韵律修辞;汉语词汇;发展

中图分类号:H19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221-9056(2016)04-0447-10

DOI 编码:10.14095/j.cnki.oce.2016.04.002

一、汉语韵律修辞概说

汉语历来非常讲究韵律的平衡与和谐,但韵律一直被认为只是纯粹的语言形式问题,属于文学、修辞内容,与句法、语义等语言本体元素关联不大。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冯胜利先生将西方的韵律构词学理论引入汉语,汉语韵律现象的研究才由此进入科学化、系统化阶段。关于汉语韵律修辞的性质和重要地位,王云路(2007)曾说过:“内容第一,形式第二,这是事物存在的一般规律。对于汉语语词的运用而言,表义明确是内容,韵律和谐则是形式。在表义明确的前提下追求音节平衡与和谐,是汉语语词运用的基本规律”。我们认为,“韵律”包括节律、声律、重音、轻重等不同的语音表现。在不同的语言里这些因素各自的作用有所不同。就汉语而言,相对于重音、轻重等要素,节律(即语句中语音停顿的规律)的作用和影响最大,它构成了目前汉语韵律的主体。

汉语韵律修辞包括积极韵律修辞和一般性韵律修辞。积极韵律修辞是指为了追求韵律的平衡与和谐而特意对语言形式加以调整从而形成特殊修辞效果的创新性行为,其突出表现为对骈偶和对仗的偏好。骈体文、四六体、律诗、对联、排比句、对偶句、四字格以及反义/同义/偏义复词等都是这类修辞的产物。其对形式的调整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而非语言表达所必需。此类修辞所形成的语言形式一般都有特殊的形式标记,跟一般的语言形式相比在修辞效果上显得更为绮丽,更具有韵律和谐之美,因此往往能给听读者带来独特而深刻的印象。不过,一般性韵律修辞则是指说写者

收稿日期:2014-10-16

作者简介:许红菊,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词汇学、语用修辞。Email: 16379564@qq.com

吴 慧,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词汇学、语用修辞。Email: wofule@163.com

基金项目:无锡职业技术学院重点课题“汉语修辞对词汇发展的影响——以新词新义的产生为例”(编号:BS2012-10)、江西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2014年度招标课题。

并未特意追求韵律的平衡与和谐,但是在说话行文时却不得不受到韵律的制约,而对语言形式作出调整的下意识行为。一般性韵律行为的发生似乎总带有一点“被迫”的意味,如果不遵守韵律规则,说出来的句子就不合法。通过这种修辞行为形成的语言形式一般都是没有特殊标记的,其形成的修辞效果也是平实的,以“清楚明白通顺”为目的。

二、韵律作用于汉语词汇发展的韵律构词学原理

(一) 汉语韵律构词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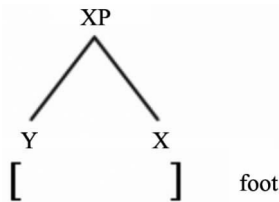
汉语韵律构词系统的核心概念是“韵律词”。“韵律词”是从韵律学角度定义的能够自由运用之最小语言单位(冯胜利 1997)。根据韵律构词学理论,人类语言中能够自由运用之最小韵律单位为“音步”(foot),一个标准韵律词最少为一个音步。

“音步”通过音节来确定。汉语的基本音步为两个音节,即双音节音步是汉语最普遍、一般的音步。若把双音节音步当作“标准音步”,则其它音步形式即为标准音步之变体:单音节音步为“蜕化音步”,“超音步”为三音节音步。“标准音步”在一般情况下具备绝对优先实现权。“蜕化音步”和“超音步”的实现都是有条件的。前者通常只出现于单音节词“独立语段”中,通过“拉长音节元音”或者“停顿”等等手段去满足下一音步。在一个语串中,若标准音步完成之后,还有剩余单音节成分,这个单音节成分便要粘附于一个相邻双音步上,从而构成“超音步”。

汉语的标准音步是两个音节,包含一个标准音步的“标准韵律词”也就只能是两个音节。古人所谓“偶语易安,奇字难适”的根本原因就是汉语的韵律词必须至少包括两个音节,单音节词不足以构成韵律词,因而在使用中就要受到种种限制。三音节的“超音步”也不能构成标准韵律词,但可导致“超韵律词”。“超韵律词”是一个标准韵律词加一个单音节词或者语素之产物,其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而且是再生的。两个“标准韵律词”组合起来便构成一个“复合韵律词”,它是汉语韵律构词体系中的重要单位,是具有绝对权威性的形式。四音节结构就是复合韵律词的表现形式,它由两个标准韵律短语合而成,包含两个标准音步。大于四音节的结构形式则是标准韵律词跟超韵律词之间的组合。

(二) 汉语韵律控制复合词产生的过程

韵律控制复合词产生关键在于音步。那么音步是如何实现对复合词形成的控制呢?首先要明白汉语复合词内部各成分之间关系是通过句法结构实现的,其次要承认汉语音步的实现主要是在短语结构中。据此,我们可将复合词内部句法关系及音步实现通过树形结构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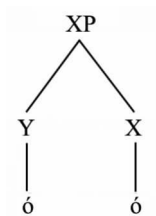


这里“X”表示中心词,比如主谓中谓语,动宾、动补中动词以及定语中心词等。“Y”表示非中心词,比如动补中补语,动宾中宾语以及主语、状语、定语等。“]”代表音步的右边界;“[”代表音步的左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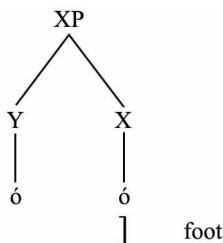
以此树形结构为基础,冯胜利概括构成韵律词之运作过程为:“在一个有音形式之句法树形上,从最右边音节起向左数,直至一个音步之音节数量得到满足为止。”^[2]这就是所谓的“音步实现法”。若树形结构中成分合乎音步之要求,这样它就可以构成一个韵律词,从而有可能形成一个复合词。若该

树形结构中各成分违反音步要求,它们便不能构成一个韵律词,从而不可能形成复合词。

举例而言,假设在这个树形结构里只有“X”跟“Y”两个节点,且每个节点都含有一个单音节语素(用ó表示音节,下同),则:



按照从右向左的要求实现音步,我们就有:



“X”节点只有一个音节,不能满足音步最少要有两音节要求,因此“X”节点不能构成音步,这样音步左界“[”应在“Y”节点下,才能实现音步。“Y”节点下也只有一个音节,因此“Y”、“X”构成基本音步,即构成标准韵律词。由于韵律词是复合词形成的基础,只有先构成了韵律词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复合词,该树形中的“Y-X”即为复合词提供了最优组合方式,这便是汉语里双音复合词占绝对优势的原因。如:

动宾:摄像 拍照 围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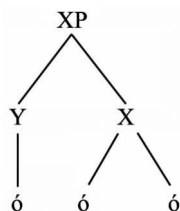
动补:改善 提高

主谓:耳鸣 海啸 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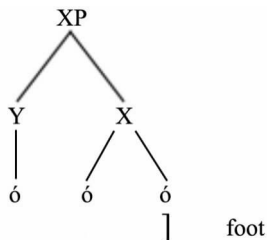
偏正:铁路 大学

韵律词要求这两个单音成分必须一起出现,一起出现次数多了,便会导致固化,进一步发展便是词汇化。韵律使这两个成分被紧紧地套在音步模型里,其中不能有停顿,反复使用又为其固化创造了现实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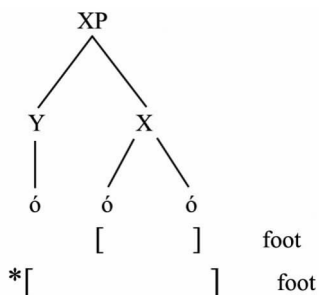
再来看不易“成词”的例子。若“Y”节点是一个单音节成分,而“X”节点上是一个双音节成分,则:



按照“从右向左”的要求,音步的实现首先得到:



根据双音步绝对优先的原则,这个树形不可能造成三音节韵律词。其左界必须跟“X”下的左边的音节对齐。亦即:



这就是说“X”节点下的两个音节可独自成为一个音步,构成一个韵律词。三音节韵律词不可再产生于这种结构里,所以相对应地三音节复合词也是不合法的。据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单-双”式结构很难“成词”。如:

“单-双”式动宾结构: * [垫 [肩膀]] * [放 [宽松]]

“单-双”式主谓结构: * [地 [震动]] * [头 [疼痛]]

三、积极韵律修辞影响词汇发展的表现

积极韵律修辞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双音复合词和四字短语的直接创造上,具体手段如下:

(一)通过添加与表义无关的音节形式形成双音复合词和四字成语

为了在音节上凑足两个或四个音节,语言运用者常常在原有形式基础上添加词缀、虚词、衬字、抽象性语素等与表义无关的音节形式以达到韵律和谐的要求。

1.添加词缀是最常见的构成双音节词的方式。如一些表示某类动物通称的单音节词常通过添加前缀“老”而变成双音节词:

虎—老虎 鼠—老鼠 鹰—老鹰 鸦—老鸦

又如大量表示各种概念的单音节名词通过添加后缀“子”而变成双音节词:

桌—桌子 椅—椅子 凳—凳子 勺—勺子 橙—橙子

2.虚词一般是无实义的,其除了承担语法上的一些功能外,还经常起到补充音节、工整文句的作用。一般虚词被用于参与构成四字结构,这在古代汉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建忠(1898/1983)就曾以“之”的增删为例说明了这种情况:“偏正两次之间,‘之’字参否无常。惟语欲其偶,便于口诵,故偏正两奇,合之为偶者,则不参‘之’字。”又说:“或偏次字偶而正次字奇,与偏次奇而正次字偶者,概参‘之’字以四之。”通常这种方式形成的四字结构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会渐渐固化成为四字成语或固定短语。例如:

周而复始 取而代之 敬而远之 堂而皇之

要而论之 轻而易举 显而易见 言而无信

总而言之 笼而统之 神而明之 乐而忘返

这些成语或固定短语中的“而”和“之”都不表义,用在其中就是为了凑成四个音节。

3.通过在原有形式中插入某些无意义的音节以凑成四字结构,此即通常所说的“衬字”格。例如:

三大平原、四大发明、三大战役、四大金刚

大为不满、甚为不满、最为不满、颇为不满

这里的“大”和“为”即为衬字,其本有意义,但在这些四字结构中,意义或消失,或淡化、虚化,主要是为的语音和谐。很多成语都是通过添加数字式衬字而形成的,例如:

三言五语、三番五次、三令五申、说三道四、隔三差五

七上八下、七嘴八舌、七手八脚、七零八落、七拼八凑

4.此外,汉语还可通过添加“加”、“行”等等这类表示抽象性意义的语素,使原来的单音节词变成双音节形式。例如:

加一加害、加损、加戮、加诬

行一行乞、行凶、行抢、行贿

“加”、“行”都有“进行”义,这类抽象性语素的添加补充音节的功能大于表义的功能。

5.连类而及,简称“连及”,即两个词连用,一个词表义,另一个词是连带提及的,不表示意义。这也是一种补充音节的方式,一般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词被称为偏义复词。例如:“园圃”、“杨柳”、“利害”、“好歹”、“羊羔”等偏义复词的形成均是通过这种方式。

(二)通过同义或近义并列组合的形式形成双音复合词或四字成语

“焚”、“烧”同义,复合形成“焚烧”;“逾”、“越”同义,复合形成“逾越”;

“遥”、“远”同义,复合形成“遥远”;“恐”、“惧”同义,复合形成“恐惧”。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上都是形成的双音复合词。还有一些同义、近义并列结构组合形成的四字成语,例如“功成名就”、“四分五裂”、“排忧解难”、“防微杜渐”等等。

(三)通过重叠形式构成双音节形式

(a) 轻拍他的肩膀。

(b) *轻拍抚他的肩膀。

(c) 轻轻拍抚他的肩膀。

我们可以看到(a)句可以说,但(b)句不能说,而换成(c)句就又可以说了。这里“轻轻”的重叠也是着重于韵律而非意义表达的需要。类似的词语重叠形式,例如:

重—重重 想—想想 大—大大 苦—苦苦 美—美美

(四)通过缩略形式形成双音节形式

北京大学—北大 挨批评—挨批 刚性需求—刚需

如果以上这些缩略形式的产生,还与表达上的求简有关,那么下面这些形式的缩略也许更能清楚地说明问题:

幸运—不幸—不幸 甘心—不甘心—不甘 必须—不必须—不必

这些原有双音节词的否定形式均为三音节,但在固化为复合词时,都缩略成了双个音节,这无疑受到了韵律因素的制约。

四、一般性韵律修辞影响词汇发展的表现

不同于积极韵律修辞直接创造双音节词或四字结构,一般性韵律修辞对词汇发展的影响体现在语言长期使用的过程中,由于韵律因素的控制和作用而产生出双音复合词。我们以具体的实例来加以分析,说明双音复合词是如何在韵律因素的作用下而产生的。

现代汉语里存在着一批以“而”为第二音节的双音复合词,如“进而”、“从而”、“因而”、“幸而”等。这些词从结构形式上来看,均由一个单音节语素加语素“而”构成,我们统称为“X 而”系列词。

“而”的本义为“胡须”,但早在商周时期,“而”就已引申出了多种虚词用法,如用作连词、代词、助词、语气词等。其中,连词用法最为普遍,可用于连接词、短语和分句等各层次结构,表示并

列、递进、承接、转折、假设、修饰等多种关系。如：

- (1)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表转折)
- (2) 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吕氏春秋·举难》)
- (3)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表顺承)
- (4)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表并列)
- (5) 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春秋《国语》)(表顺承)
- (6) 予既烹而食之。《孟子·万章上》(表承接)
- (7) 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十年》(用于主谓之间,表假设)

例(1)、例(2)“而”连接的是两个分句;例(3)、例(4)连接的则是两个动宾短语结构;例(5)、例(6)连接的是两个动词;例(7)中的“而”连接的是主语和谓语,表示假设关系。以上这些“而”的用法也是受到韵律制约的,除了例(3)、例(4)^[1]以外,均构成了四字结构。

“而”连接两个谓词成分时,常常构成“X 而 VP”式四字结构,其中“X”一般为一个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VP”则是一个双音节动词短语,其结构层次为:X | 而 | VP。这类结构正是“X 而”系列词最初的来源。

当“X”为“进”时,用法如下:

- (8) 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春秋《左传》)
- (9) 进而视之,欲其微至也。(战国《周礼》)
- (10) 进而问焉,曰:“所忧何也?”(战国《晏子春秋》)
- (11) 管仲进而举言,上而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战国《管子》)

以上四例中的“进而遇覆”、“进而视之”、“进而问焉”、“进而举言”均构成了“进而 VP”式。“进”在里面用作实义,表示“前进、上前”义,它与后面的动作行为“遇覆”、“视之”等之间是顺承关系,“而”起到连接这两个动作的作用。

当“X”为“从”时,用法如下:

- (12) 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礼记·檀弓下》)
- (13) 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左传·昭公十三年》)
- (14) 君子,从而事之,胃(谓)之羊贤。(《马王堆汉墓帛书(金)〈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
- (15) 夫龙肝可食,其龙难得。难得则愁下,愁下则祸生,故从而痛之。(《论衡·龙虎篇》)

以上各例中“从而谢焉”、“从而与之”、“从而事之”、“从而痛之”均构成了“从而 VP”式。“从”在里面用作实义动词,表示“跟从、跟随”义。

当“X”为“因”时,用法如下:

- (16) 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左传·襄公三十年》)
- (17) 对曰:“不如因而定之。卫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诸侯。”(《左传·襄公十四年》)
- (18) 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韩非子·奸劫弑臣》)
- (19) 听其有矢,从而贼(则)之,因而征之,将而兴之,虽有高山,鼓而乘之。(《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

以上四例中“因而毙之”、“因而定之”、“因而毁之”、“因而征之”均构成了“因而 VP”式。此时的“因”在里面是用作实义动词,意为“凭借、依托、利用”。

当“X”为“幸”时,用法如下:

- (20) 若事幸而从我,我遂践其地,甚至者亦将不能之会也已,吾用御儿临之。(春秋《国语》)
- (21) 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春秋《左传》)
- (22) 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春秋《左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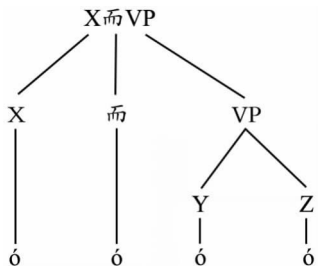
(23)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战国《楚辞》)

“幸而从我”、“幸而后败”、“幸而有子”、“幸而得脱”这些结构均构成了“幸而 VP”式。“幸”在这些句子里为形容词词性,表示“幸运、侥幸”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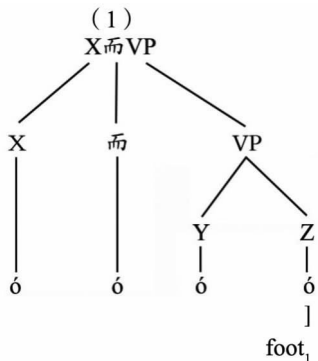
这些四字结构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会进一步受到韵律因素的影响。人们在阅读这些四字结构时,无论其内部层次如何,会自然而然地按照汉语的韵律模式对其进行新的音节切分,从而实现一个一个韵律词。由于汉语的一个标准韵律词是一个基本音步,一个基本音步是两个音节,因此这些四字结构切分后往往会形成两个标准韵律词的格局。

该结构的韵律词具体的实现方法即为前文中提到的“音步实现法”:冯胜利(1996)指出,“在一有音形式之树形图上,由最右边音节向左数,直至一个音步之音节数量得到满足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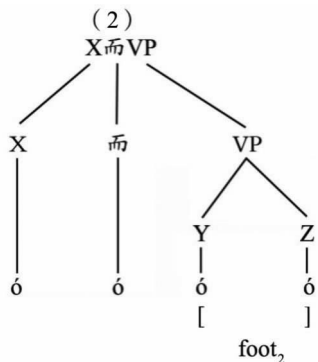
“X 而 VP”结构第一层次包含三个节点,即“X”、“而”和“VP”。“VP”又包含两个节点,分别以“Y”和“Z”表示。每个节点都含有一个单音节语素(用ó表示音节),这样该结构用树形图表示则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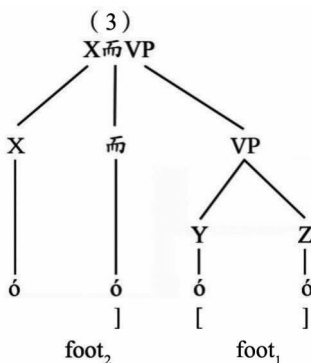
按照“从右向左”的要求,音步的实现首先得到下面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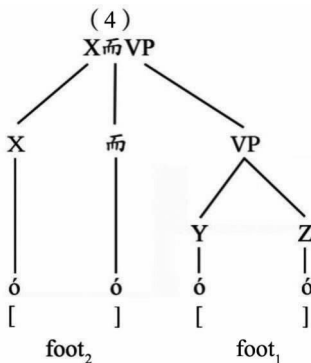
由于一个音节无法构成一个基本音步,因此单独的“Z”节点是无法构成一个音步的,必须还要向左数到“Y”节点。“Y”节点也是一个音节,它和“Z”节点一起组成两个音节,由于汉语的基本音步即为两个音节,且双音步具有绝对优先的原则,因此这里“Y”和“Z”就构成了一个音步,也就是说第一个音步的左界必须建立在“Y”节点下,如下所示:



第一个音步建立以后,继续向左数到“而”节点,则开始了第二个音步的起点,如下所示:



同样,单独的一个“而”节点无法构成一个基本音步,再继续向左数到“X”节点则刚好两个音节构成一个音步,如下所示:



至此,两个基本音步建立完成,也就是实现了两个标准韵律词。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重新切分后的“X 而 VP”结构的内部层次就变成:X 而 || VP

由此可见,通过重新分析,“X”与“而”被紧紧地套在了一个音步里,中间不能停顿,这为其进一步固化提供了物理条件。只要“X 而”得到反复运用,它就会得到固化,乃至发生词汇化。“进而”、“从而”、“因而”、“幸而”等“X 而”系列词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产生的。“进而”直到元代才完成其词汇化过程,例如:

(24) 盖得淮南,则江之南北尽为战地,进而相与争利于舟楫之间。(元·王恽《玉堂嘉话》)

(25) 弈为人贪鄙,数以赃败,帝爱其能治围场,故进而委信之。(《金史》)

(26) 盖淮南平则江之北尽为战地,进而争利于舟楫之间,恐劲弓良马有不得骋者矣。(《金史》)

以上这些句子中的“进而”表示“更进一步”之义,词性为连词,“进”在其中意义已虚化,这个意义虚化的过程与“进而”词汇化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

“从而”的词汇化完成应不晚于宋代,例如:

(27) 佐文不谕,从而诘之,叟则低回他说。(北宋《太平广记》)

(28) 守贞送徒,手犹持斧,因击女子坠,从而斫之。(北宋《太平广记》)

(29) 浩能忘身徇国,京又因其得罪,从而挤毁。(南宋《宋朝事实》)

这里的“从而”已整体词汇化为一个连词,相当于“然后”或“因而”,“从”的意义已经虚化,不再表示实义的“跟从、跟谁”义。

“因而”的词汇化时间较早,早在战国其作为一个整体使用的连词用法就己很普遍了,例如:

(30) 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战国《管子》)

(31) 吾请为脍息侯与其妻者,而与王俱,因而袭之。(战国《吕氏春秋》)

(32)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战国《礼记》)

(33) 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战国《韩非子》)

(34) 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战国《鬼谷子》)

这里“因而”一般用在分句句首,表示下文是上文的结果。

“幸而”完成词汇化的时间当不晚于西汉,如:

(35) 今幸而遇韩,此魏之福也。(西汉刘向《战国策》)

(36) 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具车骑壮士,以为羽翼。(西汉刘向《战国策》)

(37) 且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西汉贾谊《新书》)

这里的“幸而”已高度固化,相当于一个副词,表示“侥幸、幸亏”义。

同“X 而”系列词产生过程类似的还有如:

“X 于”系列:在于、善于、便于、免于;

“X 以”系列:难以、所以、可以、足以;

“见 X”系列:见谅、见信、见新、见到;

“可 X”系列:可疑、可信……

这些形式都是在韵律修辞的作用下发生词汇化而成为双音复合词的。

五、结 语

我们认为,韵律因素是促使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动因之一;汉语成语多为四字格,也是韵律作用的结果;表达同样意义的单双音节语素/词的同时存在也是出于韵律平衡的需要。不管是积极韵律修辞还是一般性韵律修辞都与词汇发展关系密切。积极韵律修辞的作用通常体现在一些积极修辞格上,如缩略、重叠、连及、衬字等等,它们影响词汇发展的方式为直接创造双音节词或四字结构。而一般性韵律修辞对词汇发展的影响则体现为在语言长期使用的过程中,由于韵律因素的控制和作用而重新分析产生出双音复合词或四字成语。

注释:

[1] 这两例中的“亡羊而补牢”、“博学而笃志”在后面都发展成了四字成语“亡羊补牢”和“博学笃志”,这其实也验证了韵律对词汇发展的影响,正是为了满足复合韵律词的要求才丢掉了“而”字,而正是丢掉“而”字实现复合韵律词的要求后才得以进一步固化为成语。

参考文献:

冯胜利:《论汉语的韵律结构及其对句法结构的制约》,《语言研究》,1996年第1期。

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王云路:《试谈韵律与某些双音词的形成》,《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

How Chinese Rhythm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Vocabulary

——take double syllable word an example

XU Hongju & WU Hui

(Wu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xi 214121 China;

Center of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lexical development and rhetoric ha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The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the occurrence of the new word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word and so on take place influenced by the rhetoric techniques. Take double syllable word an example, analysis how Active Rhythm Rhetoric Device and General Rhythm Rhetoric Device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vocabulary, respective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how the rhetoric techniques impact the lex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hythm of the rhetoric; Chinese vocabulary; development